

新大运河散文·风物

冬天的煤火

杨博



作者简介

杨博，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有《扮墨人生》等文学作品集17部，多次获奖。

那时候，冬天的太阳好像总是落得很早，还不到晚上五六点钟，天空就暗淡下来了。整条街巷仿佛变成了大喇叭，被风吹得呜呜直响。天地如同沉进冰窖里，顿时变得冷飕飕的。

家家户户升着煤火炉子，炉膛的火苗子炙烤了屋子里一丝暖意。大人孩子围坐在昏暗的灯光下，听见炉子上的厚铝皮壶发出“吱儿吱儿”的鸣叫声，壶嘴冒出的热气弥漫了多半间屋子，混杂着一股子煤

烟味。有时候，已是晚上六七点钟了，一些人家的晚饭还没吃，炉子上蒸了一大锅窝头，或炒着半锅醋熘白菜，屋子里飘满了饭菜的味道，让人感觉很温暖。

冬天烧的是煤球。天见凉快时，各家的男人就拉了小排子车，去街巷西边的煤站买煤。那时煤球都按户供应，买煤的人要在一个小窗口里写煤证、交钱。撩开小窗口的绿帆布帘儿，先扑了满脸的热乎气儿。从小窗口能看见屋子中间红砖砌的“河南灶”炉子，如桶口般大的炉膛子烧得通红，映得满屋子的人脸也红扑扑的。煤站不用买煤烧，常见一个头戴蓝劳动布搭腿帽子的男人，端着一把短把儿、铁头又宽又长簸箕一般的铁锨，很麻利地从煤堆上铲一大铁锨煤球，倒进炉膛里，火头子裹着一股烟尘“呼”地蹿上来，长年累月的，屋子的白墙都被熏得黑乎乎的了。

按户供应的煤自然要省着烧。买来的煤球烧完了，各家煤池剩下的碎煤面儿也舍不得扔，待到晴天时，在院子里堆起一堆煤面子，掺几铁锨黄土，兑水摊成方块的煤饼子，等煤饼子晾晒干了，还能烧个十天半个月的。

那个年代烧煤真是不容易。有的人家煤不够烧，就去煤站门口或大街上捡煤烧。拎着荆条筐子和铁铲子，见到给煤站送煤或买煤的车掉下煤块、煤球，赶紧捡拾进筐子。有一个白头发的大太太，长年

在煤站门口捡煤烧，捡了好多年了，煤站的人没有谁不认她。

除了买煤站供应的煤球烧火做饭，待到放了寒假，小孩子还爱去坑塘南边陡坡上捡煤核儿。那地方有一个公家的大食堂和锅炉房，每天都往外倒好几车烧过的煤核儿。用带铁箱子的小推车，从后门推出一车煤核儿，“呼”地倒在坑塘的陡坡前。有些还在燃烧着的煤核儿，滚到坑塘的冰凌上，“咣”地冒起一缕白烟儿。逢到这时候，捡煤核儿的小孩子就像麻雀般飞快地围拢过去，用一把铁丝耙子抢着捡拾煤核儿。刚烧过的煤核儿还很烫人，小孩子却不怕烫，只顾头也不抬地捡拾大块的煤核儿。有一个叫三胖子的男孩，穿了双胶皮底子的绿球鞋，踩在滚烫的煤核儿上，不一会儿，胶皮鞋底底被热煤核儿烫得软和了，闻见一股子臭胶皮味儿。等到三胖子从煤核儿堆上跑下来，他的一双球鞋的黑胶皮底子，就被烫成了扁鲶鱼头模样。三胖子害怕回家挨打，吓得哭起来。

有些人家没有小孩子捡煤核儿，就想法子省煤烧。街巷南头有一户人家，这家只有老两口子，老太太像是得了哮喘病。这家的炉子上常年墩着一只药锅子，谁从这家院门口路过，总闻见一股子熬中药的气味儿。这家院子里摊了一大片中药渣子，晾晒干了，留着添进炉膛里烧壶水喝。

那个年代的冬天干冷干冷的，地冻得尽是些裂口子，但空气却很新鲜。一家人吃过晚饭，围坐在煤火炉子旁，很暖和。那时的孩子很少有钱买零食吃，就在炉膛口烧

粉条头，“噫”的一声，干粉条头被火苗子烧得扭曲着膨胀了，嚼几口满嘴酥脆，很好吃；在铁篋子上把馒头片烤得焦黄了，抹上白糖拌的芝麻酱，吃起来又甜又香；烤枣，将干枣挨个用铁丝穿了，放在煤火上烧烤，枣皮儿烧糊焦了，冒着热气的枣儿吃在嘴里又烫又甜，枣香扑鼻。

逢到天黑透了，各家各户就用干炉灰封住煤火，小孩子钻进土炕焐热的被窝里。窗外寒风呜呜地刮着，远处传来火车“库库库”有节奏的轰鸣声。街巷口一户人家养的一条“四眼狗”偶尔叫几声，就没了动静。漆黑的夜里，感觉只有自己的被窝里是热的。

而每天早晨，小孩子总会在一股呛鼻子的煤烟味中醒来，鼻子头冻得凉飕飕的。睁眼看见玻璃窗上各式各样的冰凌花，这些冰凌花正在变化着，有时像一大片柳树林子，有时又像极了一块麦田。早起的大人们已捅开炉子，煤火也烧得旺上来了。一家人熬了大半锅玉米粥，又将小孩子的棉裤、棉袄抻着在炉子上烤热乎了，小孩子就不再耷头穿冰凉的衣裳了。

天气寒冷，小孩子放了寒假，也大都爱待在温暖的屋子里，看小人书，着了迷地听“火匣子”里播讲《闪闪的红星》，或《新来的小石柱》。快过年的时候，街巷里响起“磨剪子戗菜刀——”的喊叫声。干这天夜里，多是一天夜里，他们扛了一只绑着磨刀石的长条板凳走街串巷，不住声地喊叫着，很辛苦。一次，听见一个苍老的声音在家门口招呼磨剪子、磨刀的生

意，跑出去看见一个老头正坐在大

门洞里吆喝。这个山东庆云口音的老头实在太老了，胡子、眉毛全都是白的，眼睛里噙满了泪水。他大概得有七八十岁了，怎么还出来干这活儿呢？刚落过一场雪，天气仍旧干冷干冷的。邻居家的姥姥要磨一把菜刀，嫌外边天太冷了，把他让进家里来，守着煤火炉子干活儿。老头儿大概是冻坏了，用手不停地揉搓眼睛，还在煤火炉子上烤着两只粗糙的大手。也就是这时候，我看见他的手背有好些大大小小的裂口子，最深的裂口子就像小孩子张着的嘴，口子里露了粉红色的嫩肉，看着挺吓人。老头儿干完活儿，收起五分钱，扛着长条板凳走到街巷里去了。那晚上，我闭了眼睛睡不着觉，总想着那个磨剪子戗菜刀的老头儿，不知道他住在哪儿，夜里有没有煤火，屋子里冷不冷？这也是我从小到大头一次惦记别人。

眨眼工夫，就要到年根儿底下了。街巷里却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听三胖子说，他家摊在院子

里的煤饼子，被街巷南头的那户人家偷了，他爸爸半夜听见动静没吱声儿，还叮嘱三胖子也不要出去乱说。



家园 白英 摄

温故

马厂炮台前的沉思

芦长福

我是青县马厂人，第一次听说马厂炮台，从父亲的口中得知的。父亲文化不高，却喜欢给我们讲故事。小时候，只要父亲在家没事，总有邻居家孩子来到我家缠着父亲说：“卢大伯，给我们讲个故事呗。”只要父亲一开讲，不一会儿，就会有一群孩子围在父亲周围。《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这些故事，父亲随口就来，并且讲得娓娓动听。父亲不仅给我们讲那些人名著，也讲家乡的一些人文典故，而讲得最多的，莫过于马厂古炮台的故事了。

据父亲讲，我们老家马厂镇，要说最为出名的就属马厂炮台了。由于父亲多次给我们讲起马厂古炮台的故事，马厂古炮台已经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使我萌生了有朝一日一睹马厂古炮台的冲动和想法。可是我们家一直居住在距离老家几千里之外的大西南宝鼎矿区，想回老家一次，真的不容易。小时候，没有独自出门的能力，长大后也因为工作忙，多次想回老家，都因种种原因没能成行。2016年我出差到北方，终于实现了多年的儿时梦想。

拜访了几十年没见过的亲戚们之后，我就想去看看马厂古炮台，这时堂弟才和我说，那里已经作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被保护了起来，闲人是进不去的。我想着自己从几千里外的大西南回到老家，如今马厂古炮台已经近在咫尺，却无缘相见，心里不免有些遗憾。堂弟看到我失望的表情，突然像想起什么对我说：“四哥，你二姨家的表弟在县里工作，你可以找他试一试，说不定可以进去。”

我拨通了表弟的电话。表弟马上应承下来，说开车来接我。

初秋的华北大平原，已有凉意，杨树槐树的叶子落了一地。我深深地体会到老家气候和攀枝花确实没法比。攀枝花这个时候，大街上的人们依然是短衣短裤，像这里的夏天。

从堂弟家到马厂古炮台也就是七八公里的路程，我们开车十多分钟就来到马厂古炮台。蔚蓝的天空下，炮台斑驳古朴，满面沧桑。

马厂镇位于青县以北约8公里处的大运河岸边。作为大运河沧州段唯一的一处军事设施遗址，马厂炮台便矗立于此。它扼大运河进入北京、天津的咽喉要冲。1870年，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他以“青县地近畿辅，拱卫攸关”为由，奏请同治皇帝在马厂设防，此奏折得到同治批准。

马厂兵营建立初期，共有14

座炮台。以运河为界，运河东岸9座，运河西岸是5座，东营城墙高8米，厚12米，周长是7.5公里，西营城墙周长约5公里。当时城墙上都可以两匹马并列着巡城。北城门是正门，有李鸿章写的“振我国威”。李鸿章安排部下周盛传镇守。周盛传在带兵的同时，还开挖了马厂减河，以减轻运河压力。马厂减河经天津小站，东流入渤海，赫赫有名的小站大米就源于此。马厂兵营在中国军事史上具有独特地位，因为在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支近代化军队。到了民国年间，马厂炮台又先后见证了张勋拥立溥仪复辟、段祺瑞讨伐张勋、直奉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马厂成为距离京津最近的驻军营地，地位之重要可见一斑。这样的军事设施是当年马厂兵营的恢宏气势，以及设计者的缜密心思。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从卢沟桥退防下来的二十九军，于减河、马厂一带阻击日军，毙伤日军千余名，史称“马厂流河阻击战”。遭挫的日军气急败坏，大行报复，将炮台毁坏，仅存中央炮台一座。这个炮台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保存最好的、规模最大的炮台。马厂炮台经150多年的风摧雨蚀，仍不减当年巍峨挺拔的雄姿，布满弹洞炮眼的炮台见证着当年的烽火岁月。它是中国近代史上现存较早、较完整且规模较大的军事建筑之一。见证了中华民族从清末的封建、半封建半殖民地走上共和之路的历程，有着重要的历史、文物、文化、旅游和军事价值。

如今，炮台壁垒斑驳，难掩曾经的气势。我们只能通过历史的记载，想象马厂兵营当年的盛况了。马厂炮台静静守候在运河边，向人们讲述着一百多年的风云变幻、历史沉浮。

我站在古炮台旁感受着历史时光的穿梭，不禁想起这里曾经发生的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这些过往已随着历史的车轮远去。几度春草生，几度秋草黄，它们和古炮台一起默默守护着百年的沧桑土地。虽然，我们再也看不到它曾经捍卫京津的飒爽英姿，但它永远都是战争的见证者。看到它伤痕累累的身躯，我们依稀听到了当年金戈铁马的厮杀声，隐约闻到了曾经烽火硝烟的味道。

秋风吹过，荒草掩映的马厂炮台，仍在诉说着它经历过的百年风云。站在古炮台旁，我更为今日中国的日益强大而感到自豪。

评论

吴相艳散文印象

王兆龙

日前，在沧州日报副刊微信公众号偶然读到吴相艳的散文《都有一颗草木心》，感觉甚美。之后，有老朋友给我传过来吴相艳的河畔系列散文《河畔宽渡》《河畔春令》《河畔大集》和《河畔鹭影》。文笔秀丽，情调温婉，才情充沛，亲切自然，有独特的女作家气质蕴藏其中。行文的节奏鲜明，韵律感十足，作品既可默读，亦可朗读，配上音乐则会更加美妙。

吴相艳把大运河沧州段两岸景物拟人化写来，如说运河水仿佛调皮的孩子，刚还在眼前柔顺流淌，眨眼就躲得无影无踪。很能巧妙用喻，如把渡口喻为嵌入袖口的纽扣，可开可闭，可收可放，可阻可行，让水与岸交融成舟楫繁华、车水马龙；把堤顶路喻为手臂的延伸在指引游人；形容农村集市如街道上流动的河流；集市就是镶嵌在大地上的磁石，等等。贴切，生动。说清明雨后，拽一缕春色，沿运河寻古渡而来。一个拽字，动感跃然，妙不可言。

物写景象，不忘写人。这些作品特点在于叙议相参，若信笔提及，却让人物形象在景象与人情哲理之中完美交融。如“摆渡人风里来浪里去，摆渡的是生计，看重的是情义”“有情有义的运河故事如船舷边的浪花，飞出了运河古道，千姿百态，存活于人世民心”。几句话写出了运河人人性的善美之光，胜过罗列多少激动人心的故事，发人想象与深思。而“不断有新春的暖意晒出”一句，就把“一条流淌着仁义之光”的大运河从古

至今的美好传统接续下来了。写河即写人。对大运河的赞美就是对河畔劳动群众的赞美。

虽然再也寻不见那些曾经繁华的古渡或码头，但是，有些消失的美好事物历久弥新，往往是人们心底最为眷恋和怀念的。

女作家对花草草比一般男性更加青睐。对它们的观察欣赏品鉴也格外细致，兴趣更浓，联想更加丰富。写花草也是写人，写人心情的微妙，写万千生命的萌动与盎然之态。借花写人，不仅描绘出大运河两岸春天的繁花似锦风光绮丽，而且捎带着介绍了当地政府因花设节，为美丽正名，表达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美好期盼。作品巧妙引用了《诗经》《世说新语》及元、明诗词，民歌、民谣、农谚乃至电视剧中的歌词、当地老作家作品中的地名等，可见作家涉猎广泛，文化底蕴甚厚。

“银波琼浪退潮后，春华秋实在一棵棵梨树上开始了漫长而生动的胸膛展示”“运河无语，敞开发聩的胸膛接纳天外来客”“运河之弦终于迎来了一流琴师，让人声，虫语，鹭鸣，鱼跃，杨柳成最美和声”，诗性的文句给人以文学美感的享受。然而，作家并非为了审美而停留于审美的陶醉中。“在物质追求和精神期盼的较量中，人性的务实基因发挥了强大牵引力”，毕竟劳动群众最为关心的是农作物的实实在在的收成，是稳定长远的好日子。只有热爱生活并认真观察体验生活的作家才有可能创作出优秀的作品。

当我读到《河畔大集》里牲口交易市场内捏手讨价还价的细节时，不禁会心一笑。叹服这位女作家居然能留心观察一个散发着牛马驴骡粪尿臊气的场所，且把那买卖与仁义共生共存的指头过招描写得饶有趣味！让读者明白“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术中之道”。时代在前进，许多事物，有淘汰，也有新生，是自然规律使然。乡村集市相比城市大超市可能显得“寒酸与粗陋”，但是，那正是典型的中国传统特色之一。许多城乡老年人对乡村集市向来情有独钟，兴味不减。因为集市不仅是人们散心散步兼购物的快乐去处，而且可以让我们触景生情回忆当年因不同缘由远离城市投身农村，与农民朋友们朝夕相处甘苦共尝的难忘岁月。也是一份乡愁。又可以观察了解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农业和农民中发生的新气象新变化，感受现实生活中的人情冷暖世风动向。这些散文中没有大段的议论，亦无明显的雕琢痕迹。作家是把对大运河及两岸人民生活的由衷热爱、所思所悟融合在叙述中间自然而然地从笔底流淌而出。可谓“随物婉转，与心徘徊”，引领读者进入她作品描绘的情景之中，从而产生共感共鸣。

吴相艳的河畔系列散文，如同当今水质良好的大运河，清波荡漾，如诗如画，水清人心也清澈，坦诚，真实，可信。亦如老舍先生所言作品写得“有意思，有响声，有光彩”，具备了“爱与美、文化”的优秀散文的本质特征。

悠悠沧州水 浓浓运河情

——中国生态地学诗派作品选(下)

大运河与双面绣

谢安军

从苏绣我看见大运河的双面从开凿到连接
穿山越岭，贯通经脉
通运粮食、器血和人情风俗
从润泽到生态
宝带桥影，水韵长卷
运河上的滋养人家
从村落、街巷和烟火中进出

从双面绣我看见现实的图景
在世界遗产的语境之下
在活态传承的保护之中
在历史时空的重生之外
而真正深入骨髓和经脉的
是大运河流经千年
生生不息地奔涌
和半部华夏史的文脉

谢安军，供职于四川省自然资源厅，诗作散见《星星》等，著有文集《拾花忆》。

大运河

雁西

一缕缕丝线，一缕缕情丝，风吹过的时候，一见钟情
你在水墨淡雅的倩影中走来
划桨的双人和坐船的客人在笑
大运河久远流来，母亲河的泪，也在这儿流过，一百个大小湖，在青草滩的春夏秋冬里荡漾
盛泽的水，在丝绸的梦境闪亮
阵阵涟漪在东北漾西白漾上下荡漾
声音告诉我，什么样的丝绸？
什么样的时间？什么样的生活？
被照亮的这一天，走在夜里
盛泽的七十二条半弄堂
被月光照着
看见一条发光的丝绸之路通向
远方，远方呵神秘的远方

雁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副秘书长。出版有诗集《致大海》等十部，曾获加拿大婵娟诗歌奖、第四届中国当代诗歌奖、2019年意大利但丁诗歌奖等。

钟情

刘国莉

在清晨的宁静中
我目睹了两只天鹅的恋情
在大运河的水面上
缠绵悱恻

它们的朱唇
在彼此的肩头轻拂
在波光粼粼的河面上
一种柔情蜜意的涌动，
在天鹅的心中，
掀起一阵阵涟漪

天鹅的羽毛洁白如雪
在朝阳的照耀下发光
就像是一幅画卷
诉说着它们的故事

刘国莉，南皮县人。作品发表于《人民日报》《诗刊》等，《渤海风》杂志社长兼总编辑。

谢家坝

滕红光

挥毫
一横，一竖
留给举世闻名

春天 春花落在了坝上
秋天 秋月落在了坝上
米浆、白灰、黄土扎根在了坝上

二百多米 两百多年
水势震天 钉钯般坚守万里长堤
护佑堤外安宁堤内的通畅

涛声的吼与你拥抱
乱石穿空与你击掌
风起浪涌与你吻别
天上之水留给你无尽遐想
滔滔活水为你清歌晚唱

岸边 一个用钟声撞出的地方
一尊铁佛 慈悲为怀
气贯东西 运通南北
水阔远航

滕红光，中国自然资源作协诗歌委员会委员。